

NCM



0034569

■ [美] 凯温·D·胡佛 著

■ 郭建青 译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THE NEW CLASSICAL MACRO- ECONOMICS



● 中国经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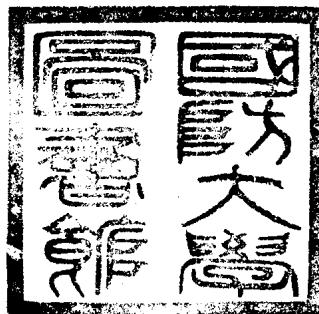
555306



2 017 8931 4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美] 凯温·D·胡佛 著
郭 建 青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刘一玲
封面设计：王 滨

Kevin D. Hoover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A Sceptical Inquiry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美]凯温·D·胡佛 著
郭建青 译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测绘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2.875 印张 312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1332—4 / F · 842

定价：6.80 元

译 者 的 话

有位西方学者曾经写道：“如果有人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负有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卢卡斯。”^①同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学派要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学争论负有责任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就一定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确，由卢卡斯等人发动的“理性预期革命”^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派的范围，以致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通常简写为 NCM)。^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温·D·胡佛的新著《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这一重要的新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与评论。

所谓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就是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对于市场出清和经济当事人行为最优化的分析基础之上，从而试图复兴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传统的西方学者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看法。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R·卢卡斯、T·萨金特、N·华莱士、R·巴罗以及新近的E·普雷斯科特和F·基德兰德等人。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要由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

①[美]A·克莱默：《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英]D·贝格：《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牛津1982年版。

③[英]J·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伦敦1987年版，第647—651页“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条。

研究，就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于理性预期学派的研究。与其他论述理性预期理论的著作相比，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本书第一次从宏观经济思想体系的角度，系统地概述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方法论特征和验证理论的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性预期学派兴起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最近20年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理性预期学派在宏观经济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理性预期学派最著名的观点是否定了曾经作为西方宏观经济学正统的现代凯恩斯主义（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即有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以及它最充分地运用了理性预期假说，因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理性预期学派仅仅被看作为一种“激进的货币主义”并被称为“理性预期论者”。本书作者则认为，理性预期学派对于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意义远不止如此。它之所以被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一贯地运用新古典主义原理（或者说微观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它坚持不懈地试图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并且完全服从于新古典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

其次，本书对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提供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说明。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都是高度技术化的，通常运用了高深的数学工具，要理解并且清楚地表达其基本思想往往十分困难。本书作者则是通过文字叙述、几何图形、初等代数和简易统计学等形式，对新古典主义各种复杂的观点进行了准确而又易于理解的叙述，从而使得一般读者不需任何超常难度的数学知识，即可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深奥的理论观点。

最后，本书包含了极为丰富和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西方经济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最近的动态，而且也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鉴于本书的上述特点，也由于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当前宏观经济学争论中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可以说，理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已成为更好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学现状及其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同时还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系统介绍这一新发展的著作，因此，我们决定将本书奉献给国内读者，以供国内学术界和关心宏观经济问题的广大读者研究和参考。

译者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高鸿业教授，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逐章逐节地校阅了译者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于把握的地方，使译文避免了不少遗漏和错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丁伶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袁林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武京闽等同志的多方面的帮助。中国经济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对于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特别是责任编辑刘一玲同志不仅最早肯定了译者的建议，而且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给予译者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对于上述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缺点乃至错误难免，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郭建青

1991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　　言

本书的写作起因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我开始当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向我提出的：为什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不是一个理性预期论者？在当时，卢卡斯（Lucas）、萨金特（Sargent）和华莱士（Wallace）等人的早期新古典主义模型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是一种激进的货币主义；然而弗里德曼却对此表示异议。通过仔细的考察我发现，在弗里德曼与新古典主义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差异。这一考察促使了我的一篇论文即《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经济文献杂志》1984年3月号）的发表，该文的大部分构成本书第9章的内容，尽管我现在认为应该在标题后面加上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题是苏珊·柯贝蒂（Sue Corbett）向我提出来的；当时她是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她刚刚读到我在《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她向我问道：是否有兴趣写一本有关保守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我的直接的回答是：不！不论我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政治观点如何，我当时不、现在也不认为，货币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应被看作政治上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英国，“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者”已经变成一种滥用的术语，它被用来指责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所倡导的任何政策或政治纲领，或者总是设法然而却是含糊地与米尔顿·弗里德曼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幸的。理性的经济争论——实际上我发现是有缺陷的——由于其党派上的标签这一可能是最坏的理由而被取消。我回想起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一句话：“在谴责

对手的动机之前，即使这些动机应该受到谴责，也应该先回答他的论点。”（《辩论的道德规范》）。由于人们不喜欢撒切尔夫人的工业政策或者她对于工会的抨击，而去否定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这是基于完全不相干的基础之上——除非一个人的确研究得非常深入和非常广泛；或者由于帕特里克·明福特（Patrick Minford）有时向英国政府提供建议而去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些都是作为合理争论的对立面而使我受到震动。

代之于写一本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我提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进行比我在《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文中所作的更大范围的考察。作为对写一本以意识形成分类的著作这一想法的主要的让步，我提出对新古典主义者与奥地利学派（参见本书第10章）以及新古典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同时不对凯恩斯主义思想或者任何其他更左倾的学派进行比较考察。柯贝蒂小姐和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同意了这个计划。

本书试图初步回答新古典主义的争论。它并不是一种答案；相对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只是试图理解新古典主义的论点是什么，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出它的缺陷，而不在于提出可以代替它的其他的选择。本书的副标题“从怀疑角度进行的研究”，就是最好地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并不是新古典主义的真正的信仰者，但是我愿意研究它，理解它。

在缺少一个可以代替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的怀疑论对某些读者似乎是一种打击：“漏雨的屋顶总比没有屋顶要好。”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里：为了知道如何修补屋顶或者是否建造一个新的来代替它，人们必须确定它是否漏雨以及为什么漏雨。诊断先于治疗。

从研究一开始我就认为，把理性预期假说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同起来，这似乎是方向错误。理性预期假说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却是派生的新古典主义学说，而且为许多不属于新古典主义学

派的经济学家所使用。此外，理性预期假说在过去许多年中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已经被详尽地加以考察；专门再写一本书讨论这一主题将是沒有意义的。因此，尽管在第1章及其他地方讨论到理性预期，本书却是集中考察其他问题。新古典主义关于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第2篇（第2、3章）中进行考察。货币和财政政策——特别是为人们所熟知或者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新古典主义的政策不变性命题以及它们的微观基础——在第3篇（第4—6章）中进行考察。新古典主义的原理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计量分析中的应用在第4篇（第8章）中受到检验。最后，对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与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比较，并且分析了前者与后两者通常被混淆的地方（第9、10章）。

许多新古典主义的文献都是高度技术化的，而且正象职业经济学家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其文笔拙劣并且被不必要的形式主义弄得模糊不清。我始终试图以文字叙述或图形解释来重新表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在我使用数学的地方，它仅比普通代数稍为高深一些。在第2和第8章中使用了统计学，但是仅仅是以其最简易的形式。即使有这些简单化，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牺牲任何基本的精确性。别人会判断我的这一做法是否达到了目的。总之，尽管有时推导过程较长，叙述逻辑的环节可能需要给予某些注意，但是任何达到大学水平的读者，在理解本书的论点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作者感谢在写作本书的各个阶段提供帮助的人们。我已经提到苏珊·柯贝蒂，我还要再加上罗姆希·维特林盖姆（Romesh Vaitilingam），他在柯贝蒂离开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后接替了这份工作。彼特·奥本海默不仅向作者提出了最初的问题，并且一直给予我鼓励。对于《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以及本书其他部分的最初形式，他第一个提出了批评。塞思·马斯特斯

(Seth Måsters)、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大卫·莱德勒 (David Laidler) 对上述论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要特别感谢莫思·亚伯拉姆维茨 (Moses Abramovitz)，当时他是《经济文献杂志》的编辑，他与彼德·奥本海默一起是《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一文的助产士。我对他的感谢在该文最初发表时被删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出于谦逊还是由于编辑方面的规定。

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托马斯·迈耶 (Thomas Mayer) 和史蒂文·谢弗林 (Steven Sheffrin)，感谢我的学生杰夫里·本德 (Jeffrey Bond)，感谢迈克尔·阿蒂斯 (Michael Artis) 以及不知名的读者，他们仔细地阅读并且评论了最初的全部手稿。我感谢劳伦斯·怀特 (Lawrence White)、彼德·辛克莱尔 (Peter Sinclair)、查尔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杰罗恩·克莱默斯 (Jeroen Kremers)、温哥·伍 (Wing Woo)、卡尔·盖洛平 (Carl Galopin)、斯蒂芬·勒鲁瓦 (Stephen LeRoy)、安德烈·布里热斯基 (Andrzej Brzeski) 和吉安鲁吉·佩罗尼 (Gianluigi Pelloni)，他们都对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有时并不知道这些批评最终会成为本书的组成部分。由于收到如此多的建议，我在许多方面明显受到推动。许多评论促使我作出修改；某些建议则受到忽视；但是即使是这一部分评论，我发现至少是有益于我思考和写作的方式，从而有助于本书的阐述清楚和线条分明。

我感谢卡拉希·坎德克 (Kailash Khandke)，他辛勤地从事了必要的但却是鲜为人知的工作，检查了本书中相互参照的文献，阅读了最后的手稿，并且编辑了索引，我还感谢彼特里纳·胡 (Petrina Ho)、凯斯琳·米娜 (Kethleen Miner)、唐纳·雷蒙德 (Donna Raymond)、尼古拉斯·拉姆辛格 (Nicholas Ramsing) 和戴安·麦克金农 (Dean Mackinnon)，感谢他们出色的文字处理。

我要向美国经济学会表示敬意，感谢它允许作者使用《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经济文献杂志》第 22 卷第 1 期)一文，该文的大部分内容在本书第 9 章中重印，一小部分重印于第 1 章中。我还要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感谢它允许作者使用《新货币经济学中的货币、价格和金融》一文(《牛津经济论文集》，新序号，第 40 卷第 1 期)，该文构成本书第 5 章的基础。

凯温·D·胡佛

目 录

序言 (1)

第 1 篇 导论

第 1 章 宏观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3)

 1.1 正统派地位的结束 (3)

 1.2 宏观经济思想流派 (7)

 1.3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定义 (16)

 1.4 我们的分析是如何展开的? (20)

第 2 篇 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

第 2 章 出清的劳动市场 (29)

 2.1 菲利普斯曲线与自然率假说 (29)

 2.2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产生 (33)

第 3 章 市场出清的经济周期模型 (49)

 3.1 均衡经济周期 (51)

 3.2 货币的和实际的经济周期 (54)

 3.3 可供选择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 (61)

 3.4 凯恩斯主义问题的持续性 (73)

第 3 篇 货币理论和政策

第 4 章 货币政策的局限: 宏观经济模型 (85)

 4.1 政策的无效性 (86)

 4.2 货币主义算术 (95)

 4.3 政策的不可能性 (103)

第5章 新货币经济学	(115)
5.1 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历史的概述	(117)
5.2 货币和金融	(124)
5.3 货币是唯一的吗？	(133)
附录：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	(140)
第6章 规范的货币经济模型	(150)
6.1 迭代模型	(151)
6.2 货币与生息资产的共存性	(165)
6.3 金融约束	(170)
6.4 金融理论	(178)
6.5 评论	(180)
第7章 政策的局限：微观模型	(186)
7.1 李嘉图等价	(187)
7.2 公开市场业务	(200)
7.3 真实票据学说	(210)

第4篇 经济计量学争论问题

第8章 经济计量学与政策分析	(223)
8.1 格兰杰因果性	(225)
8.2 早期新古典经济计量学与自然率假说	(235)
8.3 卢卡斯批评	(247)
8.4 对卢卡斯批评的反应	(256)

第5篇 新古典主义方法论

第9章 货币主义的两种类型？	(289)
9.1 弗里德曼学派的根源，新古典主义的结论	(290)
9.2 瓦尔拉斯学派和马歇尔学派经济学	(296)
9.3 均衡和动态学	(304)

第 10 章 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315)
10.1 共同的研究规划?	(316)
10.2 开放的与封闭的经济学	(323)
10.3 经济周期和均衡	(339)
参考文献	(361)

第1篇

导 论



第1章 宏观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1.1 正统派地位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大约 30 年时间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特别是由约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在其著名的论文《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1937 年）一文中以 IS—LM 模型加以解释的形式——成为正统的观点。它统治着经济学教科书，并且构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大多数学术讨论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们日益为甚地据以提出政策建议的、大规模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但是在 1970 年代初期，这一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它的追随者，然而几个与之相抗衡的思想流派开始出现（或者再度出现）。尽管没有一个学派能够以其完美的理论和经验上的成功来战胜对方，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已经结束。

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统治地位的结束是由于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而造成的：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因素是一种不幸——这在职业经济学家中间已相当普遍，即由于缺乏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对于微观基础的渴望间接地体现在某些对凯恩斯（Keynes）提出批评的早期著作中。例如，里昂惕夫（Leontief，1936 年）对微观经济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争辩说，凯恩斯模型中的非自愿失业与劳动者方面的理性行为不相一致。它必定是“货币幻觉”的结果。^①希克斯早期争辩说，阻碍货币理论